孔子家語疏證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孔子家語疏證

(二)

陳士珂輯

孔子家語疏證卷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脩命。遂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杜注：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杜注。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敢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春秋傳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于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患。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或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近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說苑敬慎篇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難行也。老曰。夫說者流于聽。言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說苑反質篇

弟子行第十二

衞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于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士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寵。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

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于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隮。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于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

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拯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其身。臣不可以不忠于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若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于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補注。者、讀爲諸。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

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于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賓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知未以文也。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爲駿龐。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于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故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

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注補。銀、猶斷斷也。乎、宋本作手。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廉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則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覩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衞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衞將軍問二三子之行于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于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圖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

直其功也。至于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徯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從善而斁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則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補注。當作銅鞮。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戴校。當作老。子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某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問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于朝廷。未觀于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

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誰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于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說苑臣術篇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尸子太平御覽引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

愀然變色曰善。說苑敬愼篇

顏淵將西游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而比于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顏回將西游。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于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說苑敬愼篇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達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達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說苑敬愼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讐之。怨讐並存于國。鄰敵搆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說苑尊賢篇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奚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

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說苑尊賢篇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王注。愉宜爲偷。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齊景公問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于係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尊賢篇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

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說苑政理篇

衞靈公問于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則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某聞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身者乎。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

衞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于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說苑政理篇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某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某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

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得之。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于某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某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某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說苑政理篇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于君。使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韓非子難三

子贛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諭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于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

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尚書大傳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說苑正諫篇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子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說苑權謀篇

楚王將游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

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游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游于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于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說苑正諫篇

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姚注。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戰國策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下脫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十三字。見太平御覽。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淮南子道應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于民爲惠主。于學爲博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衞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齊有飛烏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有兩兩相屈一足

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說苑辨物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拊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拊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拊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拊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篇

子賤治單父其民拊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

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韓詩外傳八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奪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

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政理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韓詩外傳六

孔子家語疏證卷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禮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說苑建本篇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謇謇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謇謇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謇謇之臣。父無

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邱。其不知某亦甚矣。遂辭而行。說苑立節篇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

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說苑權謀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

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詩素冠毛傳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禮記檀弓上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說苑修文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說苑修文篇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音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尸子太平御覽引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慧。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說苑敬愼篇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

而終身奉行焉。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人。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彰。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淸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於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

非禮也。今子欲釋子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說苑建本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皙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韓詩外傳八

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

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笞。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說苑建本篇

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說苑尊賢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繼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某也。

曰。子路之爲子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仲尼篇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某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某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說苑雜言篇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某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某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某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曰。某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某一道。某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王注。聲宜爲啓。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列子天瑞篇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地生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彊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王注。待宜爲得。慎於治身。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彊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同上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人見人有

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同上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

孔子曰。某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同上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旣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善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愼

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愼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愼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愼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楊注。示、讀爲寘。檃栝、矯煣木之器也。三月五月爲幬菜。楊注。菜、讀爲菑。謂轂與輻也。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愼之。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愼也。荀子大略篇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益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跰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同上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同上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而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急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同上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姦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僊也。楊注。炊與吹同。僊當爲僵。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荀子仲尼篇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說苑雜言篇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同上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王注。直宜爲植。衣穰而提贄積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

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愼乎。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贄。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同上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某之所聞者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夔蜽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蜽蜩。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國語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說苑辨物篇

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韓詩外傳佚文見緯略

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某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

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國語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國語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鳲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

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杜註。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春秋傳

郯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郯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郯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定公十五年春。郯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郯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春秋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災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春秋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其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定公九年夏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春秋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蝨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春秋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

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王。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秖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春秋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

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春秋傳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春秋公羊傳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廟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分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叢子記問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二。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緩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

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之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禮記中庸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斃於下。化爲野土。

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鄭注。見當爲覵。）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聞以俠甒。（鄭注。見聞當爲覵。）如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禮記祭義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同上

孔子家語疏證卷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莊子達生篇

定公問于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楊注。失。讀爲逸。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

淵。楊注趨、讀爲促。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者也。荀子哀公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以是知其敗也。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韓詩外傳二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于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新序雜事五

孔子在衞。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將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說苑辨物篇

顏淵問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問于仲尼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說苑辨物篇

顏回問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

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忠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春秋傳

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使告臧賈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臧孫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同上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愼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

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于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于爲亂之上也。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于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哉。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仁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失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正。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失其策。操弓不返于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不以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建本篇

子路將行。辭于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

其禮也。

子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說苑雜言篇

子路行。辭于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同上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王注。當爲桓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尙存耳。政事無如麕之矣。說苑政理篇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王注。龍宜爲囂。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囂囂不足。少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囂囂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說苑政理篇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

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于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孔子御坐于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于宗廟之盛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諫。君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洩。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云。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春秋傳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史記孔子世家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勝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信取人乎。失之宰予。韓非子顯學篇

澹臺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懼乎。說苑雜言篇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南適楚。厄于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踐、霸心生于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宥坐篇

孔子困于陳蔡之閒。卽三經之席。六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尙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于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吳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于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于歷山

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邱子天下以爲令尹。讓于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于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于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感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韓詩外傳七

孔子困于陳蔡之閒。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吳子胥何爲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于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

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于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能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積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焉。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何病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史記孔子世家

子路問于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樂也。

子路問于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荀子子道篇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之。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說苑雜言篇

曾子敝衣而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人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說苑立節篇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

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己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分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君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辭。養之無擾于其時。愛之無寬于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于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于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約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式。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脩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

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于取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于四達之衢。萬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揞。

己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于時。愛之勿寬于刑。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于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于治事。勞于取人。佚于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

于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于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彊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于朋友。孔子云。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于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廣。王注・廣宜爲壙・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列子天瑞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皋如也。幬如也。楊注。幬與墳同。高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于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韓詩外傳八

孔子自衞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鄖。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鄖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某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息于鄒。作槃操以哀之。

孔子既不得用于衞。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史記孔子世家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舜。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于是乃召澤鳴犢舜。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舜。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某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說苑權謀篇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舜。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犢舜鐸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舜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

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鳥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于外。而黃鐘應于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達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于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新序。今本無。三國魏志劉廙傳注引。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鄒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衞。使鄒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漁。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衞。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孔叢子記問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脩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心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

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荀子子道篇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與食與。曾不我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所友非仁人邪。坐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也。詩曰、父母孔邇。韓詩外傳九

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閒。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閒。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

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志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興。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齊桓困于長勺。勾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韓詩外傳六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

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

孔子曰不觀于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于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于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三者無累于人。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荀子堯問篇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惟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惟土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龍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彊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韓詩外傳九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衞。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衞。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衞。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衞。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衞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衞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欲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鴻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衞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衞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衞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

曰善。然不伐蒲。史記孔子世家

衞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衞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爲臣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衞獻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于北堂。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衞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賈誼新書

昔者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衞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于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請其爾位。好是正直。

韓詩外傳七

衞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衞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進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于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則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衞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新序雜事一

衞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迷・諸書作彌・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旣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于北堂。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衞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大戴禮保傅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獸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則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裳。大帶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晨。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往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之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阯。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讓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

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稼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天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龍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

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度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頟勞苦。二十以孝聞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五十載。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于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于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聞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滅明也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于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大戴禮五帝德